

青
大
头

青
长
衣

金
铃
子

虫趣

茄
皮
紫

红
线
青

吴 桦 编著

叫
蛸
蛸

乌
背
黄

扎
嘴
儿

吉林出版社

虫趣



吴 桦 编著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虫趣/吴桦等编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 2004. 5
ISBN 7-80668-676-2

I. 虫... II. 吴... III. 昆虫—普及读物
IV. 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4824 号



虫 趣

作 者—— 吴 桦等编著
责任编辑—— 乐惟清
封面设计—— 严克勤
责任监制—— 应黎声
出 版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发 行—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照 排——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——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—— 850×1168 1/32
印 张—— 15
字 数—— 25 万
版 次——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—— 6 000 册
书 号—— ISBN 7-80668-676-2/G·238
定 价—— 28.00 元

人虫情未了

(代序)

这是一本有关虫趣的书。本书立足于给外行讲虫趣、与内行聊门道的理念，将玩赏蟋蟀、蝈蝈、札嘴、油葫芦（又称油壶鲁）、金铃子等鸣虫乐趣一一写出来，尤其是捕养斗都很有难度的蟋蟀。

对于这些鸣虫的系统知识，如蟋蟀的相法、捕捉、喂养、打斗的技巧，古谱和今贤已经有大量的专书介绍，因而，本书突出的是一个“趣”字，这其中有文化人的乐趣、斗虫迷的乐趣、赌虫者的乐趣、玩赏者的乐趣等等。

像玩虫家的捕养选、听虫鸣、收藏虫具，斗蟋者的较输赢、打将军、赌重金，赛有赛制，赌有赌规……无可言表的情趣，是许多人终身的乐子。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的事情，必定有它的道理。但圈外人看来便有点不可理喻。

以此，外行看内行的“洋眼”，圈外人理解圈内的乐趣，圈外人希望也能从中感受到的乐趣，等等。这是本书的理念之一。一

个“趣”字,尽可说明。当然,如本书作者这
等外行人,私下里还希望内行人回眸返顾
一眼此书,知道自己已经迷失在怎样密密
的“虫林”中。

本书不算是洋洋洒洒的“虫文化”的
系统梳理,只可说是对“虫文化”中与文化
史、生活史、人文史部分相关内容的集大
成。有说有不说,挑其有趣的说,这便是本
书的理念之二。

仅仅从这两个出新的写作理念上说,
《虫趣》是一本前所未有的谈虫文化的书。

本书分为“鸣虫文化编”、“蟋蟀文化
编”和“人虫文化编”三个部分。每编下统领
数篇,每篇下再分近十个单节,每个单节又
自成一篇文章。拆开来读,犹如短文,合成
在一起,大约成其系统。本书各编的次序,
互有联系又有分类,合成一个较为有序的
系统。所谓“大约成其系统”,是因为关于
“虫”的概念,有动物学概念、昆虫学概念、
虫文化概念等,其系统专深的知识实在无
法穷尽。而且,这些部分展开讲,还会因此
使圈外人读来很枯燥无味。

二

“鸣虫文化编”主要介绍鸣虫文化,讲

国人鸣虫玩赏的史话，鸣虫玩赏的情趣，喂养鸣虫的技巧、趣事，以及喂养鸣虫的器具。

为了表述的方便，这辑集中讲的是除了蟋蟀以外的玩赏类鸣虫，如螽斯类的蝈蝈(又称叫哥哥)等。

人们对鸣虫的玩赏，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，早在《诗经》和《尔雅》等古书中，就有关于鸣虫的记载。其实，比这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甲骨文中，就有似蝉和蟋蟀的“夏”字和“秋”字。在甲骨文中，“夏”字形似蝉，“秋”字则形似蟋蟀。可见，对于蟋蟀等鸣虫赏玩的文化现象，可以追述到远古。蝉声噪噪，指夏天的来到；蟋蟀声声，表明秋天已至。在唐代以前人们更注意欣赏野外的虫鸣声，自唐朝开始，则有了蓄虫于小金笼的记载。

与善斗的蟋蟀相比，鸣虫似乎更加得到中国历代文人和百姓的喜欢。自明朝开始，玩赏的品种从蛉虫、蟋蟀类扩大到金钟、螽斯类，如蝈蝈和纺织娘等。而且，对鸣虫的人工繁殖也很可能在明代就有了。到了清代，喂养鸣虫的风气，在宫廷内外都很普遍，尤其是能够在寒冷的冬季能伴人身边的“冬虫”。野生鸣虫保温，孵育鸣虫的“份虫”，专业的罐家、油葫芦挑子、给蝈蝈

点药,以及鸣虫用具葫芦等的专业制作等,形成了两千多年来一部几臻完整的鸣虫文化史。

人们对虫的崇拜情结,首先是对繁衍后代的生殖崇拜。这里面除了对生命多子多孙繁衍下去的企盼外,对生灵的爱护也是缘因之一。《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》卷下认为:“不毁鸟巢,不掘兽穴,不捕蟋蟀”,是“预绝妻子离散神方”之一,而“预绝牢狱闭系神方”,则是“不轻讼,不笼闭鸟兽,不畜蟋蟀,不造刑具,不造猪栏鸟笼及关闭虫鱼之物”。

尽管虫儿对人们未必动心,人们对虫儿却一见倾心。“晚风庭竹已秋声,初听空阶蛩夜鸣”,“细听蛩声元自乐,人愁却道是他愁”,吟的是蟋蟀;“啼彻檐头纺织娘,凉风乍起夜初长”,“络纬秋啼金井栏,微霜凄凄簟色寒”,咏的是虫豸。一部虫文化史,本质就是人和虫的文化,如果只见虫而不见玩虫的人,其中的缺憾是可以想见的。因为这秋虫之声,同样是生命之声啊!

听虫做诗,有唐代大诗人杜甫吟下的《促织》诗享有名气:“促织甚微细,哀音何动人。草根吟不稳,床下夜相亲。久客得无泪,故妻难及晨。悲诗与急管,感激异天真。”又有大诗人白居易的《闻蛩》诗:“闻蛩

唧唧夜绵绵，况是秋阴欲雨天，犹恐愁人暂得睡，声声移近卧床前。”两诗都从自身角度，把蟋蟀鸣声融进人的愁绪，就好像虫的本身也在愁绝似的，否则又何以发生出那几多“哀音”呢？

上海的洪丕谟曾写《秋虫赋》美文散记，将今人的多少情思与秋天的虫鸣联系在一起：“还有秋天满街叫卖的叫哥哥，感谢小贩们走街穿巷，把山野农田的声响，带进了城里，送到了千家万户。年轻时兴致好，每到秋天，都要买来悬空挂在窗边阴头底下，听它振翅鼓腹，演奏妙音，尤其是午后或晚间睡醒，在万籁俱寂中，听取阵阵送来的清脆翅声，更感到天地的清幽和人生的美韵……”

虫自无情，人却有情。声声虫鸣，唤起人们的几多惆怅，或者是欢快之情。

三

“蟋蟀文化编”主要讲述中国的蟋蟀玩赏渊源；从古至今的斗蟋蟀的史话，从京城到江南的各大都会，从宫廷达官到市井黄口小儿，从“打将军”到全国大赛；蟋蟀的捕、养、斗这三大要素，凝聚了蟋蟀玩家的全部心血；“蟋蟀王国”人头攒动的秋节；蟋

蟀赌博这数百年难题；说不尽道不完的蟋蟀盆罐……这些都是蟋蟀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中国是蟋蟀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国度。

我国最早出现蟋蟀一词的古籍是《尔雅》。这部我国最早的词典在释虫篇中记载：“蟋蟀，蛰也。”《礼记》记载了蟋蟀的发生时间：“季夏之月，蟋蟀居壁。”《义疏》注释说：“蟋蟀似蝗而小，正黑，目有光泽如漆，有鱼翅，幽州人谓之趣织，督造之言也。俚语促织鸣，懒妇惊。”《碑雅》载：记“蟋蟀，一名吟蛰，秋初生，得寒而鸣。”《毛诗》中说：“蟋蟀在堂，岁聿云暮。”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已经出现了蟋蟀的文学意象。

作为一项民俗活动，斗蟋蟀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。据宋人记载，唐代天宝年间，长安的富人已用金贵的虫具喂养蟋蟀，并且不惜千金一掷地用斗蟋蟀的办法豪赌。到了南宋，杭州城的巷里，民间的斗蟋蟀场面已经相当热闹。

中国玩蟋蟀的历史中，有两个名字令人无法忘记，这其中的一个是南宋的“蟋蟀宰相”贾似道，另一个是明朝的“蟋蟀皇帝”朱瞻基。从南宋到明代，多少蟋蟀故事与他

们有关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明清以降,中国蟋蟀文化在民间光大兴盛,成了举世未有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民俗。

人对鸣虫的缠绵,最密切的应该是蟋蟀。

蟋蟀为昆虫纲,直翅目,蟋蟀科。干燥虫体入药,性温、味辛咸、有毒,能利尿,主治水肿、小便不通。蟋蟀在全世界有七百多种,在中国也有一百多种。本书所说的斗蟋,一般是指现代的学术资料文献中的“中国斗蟋”,即养玩爱好者称其为“虫”的蟋蟀。

蟋蟀在我国南方普遍称之为赚积、财积,在北方地区则叫蚰蚰,其他异名还有蜚、蜻列、趋织、王孙、促织、莎鸡、趣织、橐鸡、吟蛩、懒妇、促机、斯螽、天鸡、酸鸡、纺绩、蛩秋、灶马、梭鸡、蛩、寒蛩、土渣等等,而常用的书写名字则是蟋蟀。

《增广诗韵·卷三·蟋蟀》一节,记录古时民间还有这样一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别名:泣露、吟秋、居壁、在尘、击紫、抱黄、草根、床下、催织、秋悲、惹恨、牵愁、风清、月冷、金丝额、白麻头、轩窗冷、机杼忙、解人意、误天时等等。

其实,这么杂多的名字,无非是起自于我国早期典籍中的“季夏之月,蟋蟀居壁”、

“促织鸣，懒妇惊”、“秋初生，得寒而鸣”、“蟋蟀在堂，岁隶云暮”这类典故。或由于文人的掉书袋，或由于地域语音的差异，不上正书的“小虫”便多出了如此众多的“浑名”。

史籍记载，唐朝时期宫中妃妾，不惜用“小金笼”捉蟋蟀，置于枕边，夜听其声，其乐无穷，以至于宫外平民跟着效仿。宋朝时期，斗蟋蟀成为一项相当普遍的娱乐活动，当时“家家皆养促织”，“不论老幼男女，皆以引斗为乐”，甚至连皇帝宰相也加入了玩家的行列。

四

“人虫文化编”主要讲述玩虫人与虫之间的故事。人与鸣虫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文社会的鸣虫玩赏。此编给玩家人物编谱，有“四大恶人”、“四大高人”、“四大神人”诸种。再就是给鸣虫玩家排段位，从虫手一段到虫手九段，段段有各自的应知应会。

此编还介绍有关鸣虫的诗赋、文章、影视、画作，从《昆虫记》到《红楼梦》，从唐诗、宋词到溥仪的新诗，人文社会对鸣虫的记忆和感怀，正是鸣虫进入人文视野的本

质。爱虫的文化人，给中国虫文化增添了浓重的一笔，周氏兄弟、沈从文、老舍、齐白石……众多文化人的人文感慨居然和一只小虫相联，这或许是中国虫文化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。维系着人虫之间的，还有怡情养性的惬意和微妙的情感，从赵忠祥的“动物世界”到王世襄的《秋虫六忆》，虫德、虫痴、爱虫……人虫之间话题不尽。

有趣的是，古代喜好蟋蟀的文人雅士，居然归纳出蟋蟀有五德：鸣不失时，信也；遇敌必斗，勇也；伤重不降，忠也；败则不鸣，知耻也；寒则归宇，识时务也。这是玩虫人以虫拟人的孤高自许。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忠祥，回忆儿时喂养的蟋蟀时说：“只要我觉得它们快活，我就快活。我养蟋蟀不是为了拿去斗，而是想和它们为伴。”话语间无疑流动着一片真情。蟋蟀还是中外许多文学大家笔底的文学意象，记取有关蟋蟀乐趣的文章不知其数。如明代作家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，如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对湘西少年生活回忆的篇什，喜爱蟋蟀的情趣成了他们的作品中的一个无法割舍的情结。

虫之于人，是一种心灵净化赐予，尽管虫本身也许没有思想。赵忠祥说：

当我接受了《动物世界》普遍采用

的拟人化的解说词写作风格与情调之后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一系列的解说词，几乎是对生命的讴歌，是一系列的优美的散文诗篇……

这使我想起了雷马克的《凯旋门》中主人公雷维克对琼恩产生了爱以后的一段内心独白。大意是，他面前的这位所爱的女子的美，其实是他自己加上去的，因为这是他个人的感情所决定的。我在解说中，也情不自禁地对引起我喜爱的动物，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爱心。

在早期的解说过程中，每当我遇到生活与工作中的烦恼，我都会将自己的心境，逐渐接近杳无人迹的自然，进入原始的蛮荒，进入茫茫草原，进入蓝天白云的无垠空间，进入小溪流水的田园山庄，滤去世俗的烦恼，获得暂时的宁馨，并把这种体验和品味尽量长久地保持下去。

……

五

生气勃勃的动物是大自然的精灵，是美好的造物，完全不能以人类的主观意识

去界定它们的善与恶。然而，多少年来，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，无所顾忌地向周围的环境发起了进攻，完全没有考虑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，还有五百万种以上的各种生物，完全没有想到要关心它们，要给它们以自由生存的空间，以致在大量植被被毁的情况下，许多生物物种随之萎缩、消亡……

真正爱护动物、爱护生命的人，一定是个善良的人。善良的人不妨体会一下爱虫玩虫者的情趣：即使在小如蟋蟀这样的昆虫身上，也能感悟到生命存在的意义。

曾见文物专家王世襄在《秋虫六忆》中谈到过养虫的感怀。说到他的蚰蚰罐有如屋舍，罐底有如屋舍的地面，过笼和水槽是室内家具陈设。那老罐子、名家制作的过笼、水槽：

精舍美器，休说是蚰蚰，我都想搬进去住些时。记得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讲到他幼年看到蚂蚁上假山，他把他自己也缩小了，混在蚂蚁中间。我有时也想变成蚰蚰，在罐子里走一遭，爬上水槽啣一口清泉，来到竹抹啣一口豆泥，跳上过笼长啸几声，悠哉！悠哉！

写上述这段话的时候，世襄老人已经年近八十，爱虫者的乐趣于此可见。

人虫之间关系的维系，也是自然和生命间的一种生态平衡。大自然的生物链也有其自己的规律。一面是蝗虫蟋蟀类昆虫抢夺人类的食物，一面是人类以食昆虫宴为乐事。一面是人为了观察蟋蟀的争斗而忙碌，一面是蟋蟀繁殖过快，使经营者常常无力维持。

就像人类与荒野的关系。开发荒原数百年后，人终于发觉：“荒野是生命的源头，荒野是古老的乡愁，让我们重新走进遗存的荒野地，找回自然也找到自己。”一些生态专家对时下大植草坪的做法忧心忡忡，甚至称之为绿色荒漠；对荒野地却情有独钟，称荒野为生命伊甸园。是非功过，毁誉之间，竟然如此鲜明。

有人认为，自然万物是在有了人类以后，才称为有用之物，才具有价值。但是，人类的产生不足三百万年，在生命历程的二十到三十亿年中，自然的生命支撑系统就已经有效地运行了，气循环、水循环、光合作用、物质变换、能量转移、信息传递、草木枯荣、物种存亡……包括人类的产生，无不是荒野自身价值——生命支撑价值的体现。

人虫之间，一如人与荒原，山东宁津的滥捕使得蟋蟀几乎灭绝。城市化的发展，化

学杀虫剂的使用，使得近年来纺织娘绝了踪影，蟋蟀数量大减，金铃子和蝈蝈只有在市场上才能买到，往年“喧嚣”的知了，近几年的鸣叫声越来越低……随着城市生态环境不断变化，也许再过几年，很多昆虫品种将在城市绝迹。

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上海街头，初夏还能听见响亮的知了鸣声，大树上往往有十几只数十只，小树上也有好几只，引得放假的孩子整天提着竹竿黏知了；现在，只能在森林公园中享受这一自然的清音。喜欢斗蟋蟀的人都知道上海七宝盛产蟋蟀，但近几年随着农田变高楼，七宝的蟋蟀数量一再降低，且不说要捉蟋蟀的“玩家”，就连自然博物馆的取样工作都无法进行。马铃薯是上海地区较为常见的昆虫，但近几年也几近“销声匿迹”。

以上几个昆虫品种已属生命力顽强，尚能在大都市的边缘作“垂死挣扎”，还有些昆虫早就“断子绝孙”了：它们是“纺织娘”、似织（小纺织娘）、露螽……由于环境污染、农药的大量使用、绿色植被减少、品种的单一，剥夺了这些昆虫的栖息地，如渐渐淡出申城的知了能生会养，幼虫生活在泥土中，然而越来越多的水泥地、柏油马路，却把这些幼虫活活扼杀在摇篮中了。

在北京风景区,与香山红叶齐名的“蝈蝈鸣山”已经绝迹。蝈蝈,这昆虫界的“歌唱家”在香山几乎销声匿迹了。为恢复昔日香山“赏红叶、听虫鸣”的景致,香山管理部门一共在野外投放了五千多只蝈蝈,希望它们长大以后为游人“演出”久违的蝈蝈大合唱。结果,投放了那么多蝈蝈,却不见它们的行踪,给人们留下了“人造自然,谈何容易”的深思。

美国一女作家写过一本书名叫《寂静的春天》的小说,描述了一个人工植物茂盛、自然生物死绝的春天,从而掀起了美国的环保热。没有“喳喳”鸟叫的春天不是真正的春天,没有“啾啾”虫鸣的园林也不是完整的园林。人类应该设身处地替鸣虫多想想,让虫儿们返我们生活的区域。

这些,已经超出了本书叙述的范围。但是深信,大千世界,人虫未了之情会永远存在下去。